

嬰鳴館遺稿

卷之四

16

831

4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6
831
4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四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 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序

詩經古傳序

德民既知學、而有志于六藝之文、問業於我師元子、元子誨曰、夫典謨之訓、雅頌之辭、春秋之法、皆學之



急也。又象之變，禮樂之節，孰先講焉，孰後倦焉，抑古之善勞，勞必有成，蓋亦於其性之近而篤焉，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吾觀女，女其庶乎，女何莫先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不學詩無以言，則亦仲尼之所以教人也，德民敬受教，退而學詩三百，明而誦，晦而思，無日以怠，於今十有餘年矣，嘗攷班史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

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夫以東漢末運，學政不競，篇籍污隆，一係時儒之風尚，當此時，北海鄭玄命世，巨儒而其注諸經，詩獨依毛，助傳爲箋，蓋毛氏孤行而三家者則已矣，爾後諸言詩者，大抵皆本於毛公焉，余初學毛詩，久之竊疑其說之不妥，雖然，諸家之傳，亡已久，吾將舍斯何適，旣而及閱古類書也，則得子貢詩傳而讀之，大異乎毛詩所言矣，又有漢申培詩說，其書甚與傳相近，其言雖或不同，

而其義互發、因試考二書以解經、前所疑乎毛、渙然
冰釋、乃知子貢傳實詩之本義、而申公說蓋亦根於
端木氏者也、然傳文多缺、因博求衆本、隨加是正、按
之數歲、疑謬頗定、缺者雖不復補、而存者則昭昭矣、
於是按傳以繫之經、經改從傳之篇次、又爲傳多缺、
附記申說以照之、凡自周南第一、至商頌第二十三、
輯成十卷、以爲於今而觀經之古、吾得之於子貢傳
焉、題曰詩經古傳、伏惟昔在我
大東、然後經藝之於
先王、取中國聖王之道、以治我

官、蓋我猶彼也、然而世與人皆已古矣、民也淺陋、未
嘗見詩書之義、述在竹帛者、茲自元和寬永之間、偃
武政成、修文治興、儒術復行、英才竝生、或出而居、或
入而處、共誦今古、持論卓爾、尋有一二君子、修古之
學、爲之一振、至其講論名教、則實後覺之選也、然唱
者已息焉、而和者不復紹焉、經義日黜、浮靡成習、間
或豪傑之士、存志乎詩書、亦唯屑屑焉、章句之亟、將
何暇以論大道之蘊、大義之奧、治化之所以基哉、嗚
呼、雖流俗之難復乎、抑亦一時執經者之不任也、豈

不憫哉夫傳之於經固亦非章句之爲也適曰某詩
某所作某詩爲某事賦而足使學者先知其所以好
惡美刺之之意而後察其天下國家之所由治亂興
亡而已蓋詩之取義無窮焉昔者春秋君子大夫每
有事於列國朝聘也亦各從類賦之以通彼此之志
要皆所以使於四方斯能專對出辭氣斯遠鄙倍又
用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而與共不失
其興觀群怨之宜也余今表傳而姑除訓故亦將令
學者審其傳思其詩各自得其所傳而溫柔敦厚之

美有以期之於已之今也然敢謂望諸一時君子實
唯從我師所教誡而又所以忠告于我二三同志者
之義也

訓子孝悌錄序

蓋惟古之君子教民孝悌而使其各自治仁莫大焉
至後世則吏術唯競治之益亂隨令隨犯譬如逐群
獸於曠野也一西一東蹶走無及神憊力窮斃而後
已噫何過也西條先侯夙憫其然當其受封之日其
治專以孝悌爲本民有善其父母兄弟者有司謹以

狀聞卽時行賞厚加閔恤其後累世以爲政典不敢
失墜矣今侯好仁教化殊美孝悌日行賞賜歲下於
是驅獸之勞遂息而有司之心日閒矣大夫驚見君
久宰西條而以清廉稱焉及其暇也撰孝悌之民其
最數十人以國字備記其事題曰訓子孝悌錄蓋以
爲家無財產之可以遺子孫者但使子孫讀之而知
有彼草野藜藿之民猶能以其至愛竭其至艱各得
其父母兄長之歡心遂以辱君上之感賞流慶於身
後者則幸不至以不孝不忠煩有司而忝先人也嗚

乎美哉驚君之意也古人以遺金滿籬爲不如一經
君亦庶幾矣君弟仲成祗役東都爲齋其書來屬余
序余因記此言以還之

古江遺詩序

豐後人井子綱懷其考古江君遺詩一卷而因其鄉
人學于余者石子修來見乃咨于余曰昔者先人之
事君也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其詩實生平之所寓也
嘗東時問業於南郭蘭亭二先生旣而錄其詩五百
餘首寄諸蘭亭先生以刪定焉業未成屬蘭亭罹災

其稿借焚而不幸先人亦尋逝矣。僕方幼齡，未有知也。及長，幸賴先人之遺訓，頗亦知讀書，而後能知憫先人好詩，而終無遺稿矣。於是懇追求之，其執友舊好之間，隨得記之，多年所積，僅得一百餘篇。因欲詒之子孫，以使後嗣知先人之有志乎文雅也。雖然，僕未知詩，竊恐今之捨者，此其所棄，而徒使死者遺憾於地下矣。是以未敢果也。敢願裁之。先生，先生，幸命之余，乃受而讀之。卒業曰：猶彼草木之生歟，有其草木也，而有其花實也。夫人各有志，而後各有其言也。

言之成章也，可以觀志矣。子之考之志，余亦觀諸斯焉。何必灼灼其華，有蕢其實，而後謂能知其為某草木哉。且子之於先考之遺詩也，何論工拙，苟咳唾之所澤，雖片言半句，謹以存之。人子之心，其誰曰不然。况此集固其什一，而前之亡者，為知其非灼華蕢實也。璞以傳之，未傷其為寶。子之此舉，復奚疑焉。子綱大悅，因記余之所言，以為之序。君姓吉田，諱尚賢，字祐之。古江其號，本州竹田侯之臣也。子綱名高尚，君之仲子，出嗣同藩井上氏云。

玉山先生遺稿序

熊府野君伯修至，出此集於懷，愀然屬余曰：是子之故人秋玉山遺編也，欲圖之梓，子請叙之。子其記與？昔者秋子會子于吳門礪氏，神之一接，目擊交定，杯酌之盟，吾亦與觀焉。爾後東則杖屨乎子，西則魚鴈乎子，以終其世。吾又與知焉，既往之忽恍乎夢也，子其記與？於子心無戚戚焉者哉。淚交頤，余受而讀，讀與淚偕，嗚呼！此秋先生之遺草乎？此其遺草乎？先生當年友道方廣，自一時名流無不欲之歡，而德民晚

生深受知愛，西也魚鴈于我，東也杖屨于我，間年之歡不相醉者，有幾于旬，其終別也。一日二來，繾綣異常，見投鄙集，取一通而去。岨山之輿，紫海之舟，興至則誦，比其達肥，品評盡成，乃序其首，還之。其書有云：老夫老矣，古人所謂同傳之意，有以寓焉。嗚呼！梓未成，既已逝矣。此皆其識耶？今睹此集，笑貌在目，聲音如聞，蓋其於文辭也，天機所發，溢躍如乎常度之表。服子遷，曾叙其詩盡矣。且其儒宗于大邦也，其績固多，而至建學館立學政，搜索丘林，育英選俊，最為尤

異之事、而文教加於隣邦矣。先生之業、其如斯也。如民復何言、抑野君之命之、以民之於先生如前所言、則以爲有傷逝之感、過乎人者也。夫今唯因野君、敢序我所以得交於丈人行、而竊自欲酬其同傳之言云爾。

源伯行印譜序

源伯行性沈深、少言、視之如不曉事者。旣而觀其好讀書、賦詩、實有所見、而能言其所志也。然其居常接物、未嘗有彼我於懷、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斃。蓋伯

行之敦厚、曉事亦已過人矣。與彼輕俊之流、競浮名、逐虛譽、喋喋自喜者、大不相同。余常稱其才之不易得焉。屬者觀其所刻印譜一本、自周鼓秦碑之文、篆隸惟審、務宗雅正。其運刀之法、不必事屈竒、而氣韻自然高古。至其得意之處、則生機流動、不覺使人拊髀焉。亦猶其人之不能得鑒賞於目擊之間、然久而後人皆愛敬其爲人也。乃知伯行之才、固然矣。抑小技也、豈足以言伯行乎。此特伯行之緒餘、余今觀之於寸刀之尖、而寸刀之尖、遂以言及伯行耳。

龍骨辨序

金龍老人之慎術於醫也、百藥審用、一毒不苟下、而其生平所持論、亦大剖後世醫家之疑案云、近有西人鬻龍骨於都下者、人或執骨而問於老人、老人爲作之辨、以窮其說焉、讀之其言極竒拔、蓋以拘拘乎舊聞者、則非其所取也、然龍骨得辨、其骨以寸斷而彼所謂龍骨、遂非龍之骨、則龍骨之用、亦必於是乎定、是乃老人慎術之言、其所係大矣、其誰曰詹詹、

送宮士藏還越中序

鶯之始鳴、其聲澁、與善鳴者偕鳴、鳴化、化則圓滑可愛、乃化之者益寵、而見化者亦售焉、越中宮士藏學于余六年、茲將歸、余也不佞、固非善鳴者、然而其於士藏也、未嘗不竭音焉、士藏歸、善鳴于故林、其亦必有從鳴者、我聞高岡北濱、那古魚鹽之利、民足而思學、蓋尚境土之音哉、或欲得之雅正、以鳴、則有待其人、抑見鳴之難乎、鳴也固矣、亦唯教然後知困、困然後能自強、則子之愈強、而其業益成者、我且徵諸此行、

送蹟士胤之小泉序

士胤就仕小泉之三年，將從其君之邑，余觴之比酒，微醺，余左盛小卮，右盈大杯，而並舉以屬之。士胤曰：夫千里邈矣，一歲久矣，今日之別，豈爲常調？士胤遂巡避席曰：是先生之爲隱也，不則邾莒之不敵秦晉也，尚矣！拱而默然，旣哂然笑曰：小子得之，請嘗言之。蓋士之仕也，始於得君，中於奏能，終於立功，三者已得其於仕者也，不亦樂乎？不得焉，則熱中，奚熱哉？夫冀北之才，絕塵之姿，而抑其驍驪，以從侷促，則千里

果何時也？然有命焉，不問其命，悶悶以終，惡在其學君子也。雖以蕞爾敝邑乎，上而世臣執政，下而故舊有司，而羈之不與臣齒也。匪今斯今，然則事君能致其身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乎？豈亦小子之時也哉？醉焉而不自辭，醒焉而不自強，量已就列，不勝則止，與其溢乎已也，寧適乎人。小子此役，有猶此酒，乃進取其小者，引十餘滿，而熏熏，余欣然曰：善哉！子之自量也。斯以進，何害於從政？吾無復憂于子矣。乃自傾大杯，頽乎就醉，不知士胤已出。

送石子文還秋田序

秋府益君徽好學方其祗役于斯也與余親善既歸數年修書以來屬其角館之士石井氏之子子文於余焉秋田大藩也其邑大者六皆使貴戚大臣主之而距藩城東南八十里爲角館宗卿佐竹氏居焉以其與南部接壤又使大夫鹽谷氏帥武士百人貳之以備疆場升平化久蓋其士往往志學而其出入于藩城者概皆陶成乎君徽氏云子文之初見也言貌甚木訥如不識一丁者余竊以爲角館已然顧有不

有一俊秀宜文者乎而君徽獨使之子來豈有所見耶乃掃塾而居居數日合塾不敢狎又數日皆從而貌之比及數月皆推服以爲奇士矣余觀其居坐伛佷目炯炯手不釋卷口不斷誦晝校夜抄筆硯無乾察其意如黃卷之外天壤別有何物者有所疑也切問有所問也詳言及其有所得也拳拳服膺不知飢寒之在體焉四年一日也與世之輕俊自負喋喋無難者超然絕類子文真奇士而君徽果有所見矣今茲家信促歸於是同門之士皆惜子文之業未慊乎

其意而去、乃相與謀爲子文、寓書於君徽、得以動鹽
大夫、請其親而更假數年也、子文不肯曰、所誦先聖
之訓、所學孝悌之行、亦我師之所以旦夕教誨我之
物也、曩我出遊也、得父母之歡而來、既不復以歡而
入、則非我志也、請歸養耳、幸再見許、則有復他日之
在、二、三子何不少忍也、倉遑治任、蓋角館子、策素與
子文相好、今且望其歸、以與之化、化以孝悌、則其俗
將益美、豈唯角館而已乎、其必有所及焉、余固惜子
文而歸、然亦喜子文而歸矣、乃叙爲贈、

送江肅卿遊京序

余童齡欲學于京師、咨之諸老長者、皆曰、夫平安百
王千年所都也、自大人君子、宿儒老生、醫卜百工、及
富商大賈之流、凡所以教成人才者、皆居焉、而亦自
遊手輕俠、名優美妓、竒技淫巧、及狡黠不令之徒、凡
所以陷溺人心者、皆居焉、是以士之之其中者、固有
鐵肝石腸、持操卓絕、而能成其器、而能濟其用、不則
雖性行固美者、浸淫之久、未嘗有能不失其素者也、
今汝其有乎、余深激其言、自誓謂必能不然矣、入京

則寄于陋室而處焉，卧無被，坐無席，垢衣敝帶，食糲
嚙蔬，非類不交，非友不親，苦心焦思，唯學之力，會先
考携先妣來觀。王國而見民之所為，且喜且哀曰：
兒何自苦之至于斯也！乃賜五十金，曰：所用也。民即
以買書數百卷，馱兩馬而返。資性昏愚，雖至今未能
有成也。然而得為二三子弟所推，覩然從時師之後
者，蓋平安勤苦之所致，而兩馬所馱之力也。米澤醫
生江肅卿先學于余，又謁其君，將之平安，就良醫以
精其技焉。夫儒醫異學，然至其苦心勞力成業，將無

同乎臨別亡贖倉卒序前事以贈之。肅卿志士，其於
此行也，何待余言，抑不云乎？雖駕駉駉，不遺鞭箠、

送盛仲弼還阿波序

余幼時出拾菌，行數里見大如杯者，喜以為菌之府，
徘徊搜索，窮一丘而不復有焉，乃思一菌雖大而不
足食，棄之又數里得二，既而又無焉，亦棄之。又數里
得四，而後絕無焉，併皆棄之。遂返歸路，見二小菌而
不顧及食，數終日所棄則足以下一飯矣。阿波盛仲
弼歷京來學于余，久之屢疾，將歸養而悲無其業可

以酬宿志者、余爲喻之曰、歷遊千里、不無所得也、拾而不已、不棄而積、其竟有成、我望乎仲弼、勿如彼菌然、

送泉子容序

余講業南芝、相馬侯臣泉子容見焉、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後尋來、五六日一來、七八日一來、倏來倏返、席不及暖、以爲常、余謂之曰、凡學者先要定志、子何爲遑遑也、子容肅然改容、頌首曰、弟子聞之、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然不幸夙宦、黽勉共職、唯恐無及、

吾豈學而優者也哉、其祇役于此也、率十歲而五歲、而其使令於寡君之前也、率一日而半日、吾豈仕而優者也哉、且藩法無外交、替御最爲嚴、偶以休沐一出、亦有限不可越矣、所以不能竭力於先生之門也、雖然、斯心之不可以已乎、思而不學則殆、古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願奉此言以受教之、死矢靡他、便便言、唯謹爾、余乃壯其志、而悅其敦厚、既余移居柳原、比已徙、子容又來、倏來倏返、猶南芝之日、其來也、寒來暑來、疾雷迅雨、暴風大雪、亦來、余

時亡造門即返來偶遲顧日景謝曰道之云遠蹶走
不及將夕君今日不可受業即返未嘗一見有悔吝
之色焉其從君西東也未嘗一不載毛詩焉于今九
年猶一日也今春余廬罹災暫舍南芝知子容之今
秋當來竊爲之喜既至即來見曰寡君聽臣好學而
悅之此行也特許得以暇出學不必謁也余慶之曰
有志者事竟成豈子之謂耶既又卜居城東道士井
傍而子容屢來二三日一來四五日一來祁祁然來
怡怡然返今之來者非昔之返者也數月其業竟成

成則詩三百連衆家所說言之如瀉水試授他經隨
讀冰解矣一經九年子容之志可謂專一矣及其將
還而有憂色余異之曰子治詩已善五經紛綸可由
是以期何爲不樂子容慨然謂曰九年之力三百之
文使庸下略一通實由我師之訓顧小子讀書不博
固陋自若然微祿不足以購求徒抱虛志竟將老死
所以憂也余聞之曰無庸傷而已吾聞先侯好學自
經史子集咸藏秘府今君已知子豈亦愛舊藏哉臣
而有能君之用也學成弘博國之寶也子行矣君侯

必資之、昔者晉皇甫謐好學無懈、武帝借其書二車、遂以博覽、君臣相濟、古之美事、子行矣、吾言必信、子容之喜、而後可知也、乃叙以贈、自註後侯聞余言而許出其藏書以借子

容云

送木子純歸越後序

越之後州、風土多異、夜衝雪行、蓑上著如螢火者、一點、炯存乎目、可惡、人慣之、慎不拂、暝而止、乃滅、拂之為數點、點點為千萬點、滿身如然、遂斃于地、既蘇則非、曰、蓑蟲行犯寒、手或足裂而無血、曰、鎌鼬、山名黑

姬、在高田城東、其背一峯、日方未見、萬仞懸水、而未前後無有、曰、未時瀑水、比日申、為僧獨立狀、而申上下不見、曰、申時法師、河內谷有養國寺、寺主將化、必有塔現于前淵、曰、無妄塔、海有時大鳴、曰、胴鳴、妙法寺村有火井、蓋以石臼、臼口常然、民皆架筒引光、而蒸接則熟、一村無燈燧、曰、白火、是其尤者、稱曰七奇云、夫三越濱北海、而後州最大、強梁之俗、多忠勇武略、而至經術文藝、則寥寥無聞焉、今茲乙酉秋、其白根人木子純來見、子純業農、夙志于學、購書讀之、長

好經義而深於詩三百、專精窮力、博通衆義、然而未飽、慨然恨不與商、賜同世焉。後及觀余所校詩古傳、大適其意、乃欲一面于余、以質其所疑。母親在堂、不忍離違、蓋母親知之、許之三旬、行子純乃跋涉千里、并日而來。至則就余、請以旬爲限、不窺城市、不問時事、討難媿媿、概多起予、傍及他經、亦足觀其所蘊矣。如限而卒業、即去、一囊飄然、如適莽蒼者。嗚呼、子純亦奇哉。蓋其山川異氣之所殖焉、固有未可測知者。而文明之運、於其向學、也不異矣。亦唯一世浮靡之

習、詩若文而盡矣。豈見潛思於經、不與時競、諄諄修己、如子純者哉。人之立志也、四五十而不得則已、豈見半百之齒、毛髮皤皤、猶尚奔走千里、切問其業、如子純者哉。士之於學也、則祿在其中、由此以達、榮利竝至、低首誦讀、或其是已、豈見眈眈之中、蓬蒿之下、六籍而足、千駟何物、囂囂然不改其樂、如子純者哉。嗚呼、子純奇士哉。以越鄉之奇七、得子純爲八、而其所薰陶、亦必奇九、其八焉、十其九焉、十百千萬、殆且無舉數焉、懋哉。

壽西條善修大夫人七十叙

維歲丙戌季春二十有九日爲西條大夫人七十壽辰侯爲引群臣及常所顧盼者與共燕樂而徵詩若文以賀之處士尾張紀德民再拜頓首謹上壽曰恭惟侯以宗室之親世封西條推恩之爵素貴厚親之禮殊優然則朱其門華其屋自肥甘之旨輕煖之宜采色之美聲音之樂左右侍御車馬牛羊凡所以娛大夫人出入行止動作靜息莫不具備而大夫人負其母德以膺之福象服所臨委佗如山如河矣則大

夫人之所以享壽也其復何言哉然是君於土之固而亦母於君之固豈足以爲侯稱大夫人之壽乎侯之敦敏而好學也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于所問不犯所咨旣而其風之所靡遠邇皆化自大夫庶士肅如也繩繩如也優優聞聞侃侃如也大率升平之運有土之君以善政聞焉者動溢乎耳焉然至股肱輯睦衆心和協吾未聞有如侯家者是獨侯之所奉而亦獨大夫人之所享也吾將以之乎抑有未慊者焉蓋侯之仁其

民也、老我老而及之、其教之所勵、本立而孝悌興焉、
既而稱彼頑凶、宜岸懷我好音、則衆吏之鞭皆蒲矣、
然後至民各有子、錫類不匱、則其可賞以旌者、有司
歲受狀、而蒲鞭且朽矣、於是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祝曰、我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好學而勤政也、逝
者其耄、我辰何幸、當此治也、釀酒也、賀之、抃舞也、歌
之、有年于此矣、夫以侯之富貴也、而居之不驕、制節
謹度、保和社稷、民人所謂諸侯之孝者、是已、夫侯之
孝也大矣、而大夫人以七十壽母而在焉、詩人所謂

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是已、吾必以是爲侯稱大夫人
之壽、而大夫人之壽、與其國永無疆、

送米澤侯就國序

米澤侯將就國、見紀德民語曰、寡人幼穉、君臨百姓、
憂危之於心、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子將何以教寡人、
民拜誓首對曰、小人賤陋、承乏賓師、乃自歷王之所
典言、群賢之所紀述、宜陳于前者、誦之無隱諱、其唯
爲有今日也、君侯賢明學而不厭、自邦家之所以興
亡、人事之所以成敗、宜鑑于已者、習熟乎耳目、亦唯

爲有今日也。但夫民之所言于往日者虛，而侯之所行于今日者實。以虛言履實行，可不慎哉！其所言仁知勇達德三，而曰時之先後，則侯之行有亦所張弛焉。恭惟太祖建邦立之法政，明其官守，而大夫世焉，審其職掌，而有司存焉。自其休戒威董，輕重利害，凡所以厚阜民生者，仁知勇至矣。雖然物久則臭腐，事久則廢滯，修之之新，振之之興，修振不倦，後嗣之德也。而唯勇能焉，勇乎勇乎，非勇何以行乎？君侯其時哉。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君臨之嚴

如帝且天，而推誠制物，於勇何有，而誠明乎思矣。是所望于侯，赤子之命，懸乎父母，見其凍餒號泣待養，父母之心，欲如之何。念茲在茲，動自中心，於誠何有。曰君作故，奚執古，前訓不咨，自聖不疑，強哉矯，似而非者也。固已非所憂于君侯矣。侯曰善，請書諸紳。

送米澤大夫源君瑞序

贈人以言者二，偉其行，盛其事，使其欣然以樂者之謂頌，直其言，正其義，使其懼然以思者之謂規。頌之者疑乎黨，規之者嫌乎德。米澤政卿源君將歸，余欲

言以贈之、而病焉、蓋頌則疑乎黨、而君豈喜聽疑乎
黨之言哉、規則嫌乎德、而吾豈有焉哉、監之古以規
于今、與使君欣然以樂也、寧使君懼然以思也、而後
雖曰余僭不辭也、乃以規、蓋今之仕者、誰不爲事君、
抑爲事君者、大夫而後可爲能爲事君矣、士非亦爲
事君者耶、位卑官小、微也乎、微者也、行非不修、潔言
非不能出、前於視、後於讓、務仍舊貫、雖有百士、猶一
士也、士豈不欲爲事君哉、不敢爲爲事君者也、然則
大夫而後可爲能爲事君矣、居世位、食世祿、與國偕

存亡興廢、世位尊、世祿重、尊重之勢、威權自歸、其言
易行、其行易達、失則僨事、得則興國、居之思之、夙夜
不敢康、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欲
逸于得人、先勞于取人、嗟我懷人、吐握以待之、欲與
人爲善、善豈窮已、夫國建大夫而士屬焉、士有分職、
而農工商賈隸焉、使士盡其能、則衆庶隨化、先慎其
所化者、政之急也、凡一國之治、官亦多方、修之學政、
道之孝弟、制之禮度、使知之極、廣理土田、謹節財用、
亦唯使士盡其能而足矣、使士盡其能者、獨大夫之

力能之、故當今之世、獨大夫而後、可爲能爲事君矣。
羣下由己、獻可替否、濟濟多士、邦基以固、而後身死
而言立、骨朽而功存、流風善政、歷世而猶可觀也、乃
古所謂社稷之臣者是耶、爾爲爾、我爲我、疲其股肱、
勞其心慮、進不隱賢、強力自持、其目前之所功、計無
不爲、上欲苟得、下情苟安、一功新立、而一敗亦從之、
居之不疑、人稱其勞、強哉矯抑、非大臣之所以經國
也、君豈願之乎、君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恭儉自守、志
在濟物、舉國之民、已知其忠、我復何言、繼之以往、冀

無倦而已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余亦竊取焉、

菁莪館遺稿序

江松伯以鑿世仕米澤、年二十餘、就師東都、汎從時
彥遊、偶見余所爲、而悅之、旣歸、爲侍醫、從侯、又來、會
大夫竹君瑞、視事國邸、問其所師事者、於松伯、因介
松伯、亦修贄乎余、遂言侯數延余聽講、尋侯老、今侯
嗣、待以賓師、皆以松伯之言也、松伯爲人忠實、見其
少怠、承間而諫、懇喻反覆、或時泣下、侯亦貴之、不敢
以其業狎之、松伯後得羸疾、久之漸篤、侯憫其將不

起特命歸養余往與之別松伯力疾而坐歛襟謂曰夫家國之謀有大夫士存焉醫又奚與知寡君幼長於道訓輔之不已必其有成今也志在興學必將請先生是敝邑向治之秋也羽山雖險米澤雖僻願勿遠千里弟子爾病幸而不死則當迎車馬于境上不幸而死亦當拜影楚于地下今日之願其是而已言畢歔歔流涕歲辛卯予之如米澤遇其祥祭與其孤肅卿行視其墓望之填如也鬲如也唯宿草矣余感泣嗚咽不能自己顧謂肅卿曰夫我至于斯也其非

伯之志乎我不能及其生而貽吾沒世之憾焉遂與肅卿往其舍取一卷於匣泣且進曰是先人遺稿其擬風雅者二卽臨終之作遺言以獻寡君也蓋欲侯益懋德修政親賢遠佞也其辭也婉其意也至嗚呼伯之忠貞一至于斯乎一至于斯乎彼綿悒之輩尚不敢忘君尚文其言以進戒雖古之死忠豈多讓乎斯人而壽必醫國者斯人而亡噫命也耶夫吾受遇至于斯也其始由松伯薦我焉然吾實懵焉不知所以答之則又何以能報伯于幽冥乎哉慚焉內省流

汗濡膚、乃勉肅卿、按定二百餘首、序以此言、亦唯自
責、吾無能為、而不能任其知云爾、

南喬園遺稿序

米澤南喬公子於侯為叔祖、親親之至尊、比支封、好
學恭儉、常事延納、無文無武、苟有一能、厚勸勉之、曩
德民至其國、公子年七十餘、不肯以老自佚、日入聽
講于公宮、酷暑烈寒、未一日不偃僂以朝、又時時延
而飲宴、厚勞羈旅、賦詩言志、雖竟日夜、恭容無倦、及
將西歸、觴餞傷別、頓首謂曰、敝邑僻陋、未嘗習詩書

之訓、幸得承餘教、上下知嚮學、如有繼此辱車馬、學
將益興、豈唯士大夫明其方、亦是衆庶知向治、嗚呼、
老夫無復見矣、唯拜賜於地下已、泫然泣下、民愚不
佞、雖不敢當其言、慨然竊服其忠厚矣、其年寢病、明
年癸巳春卒、今茲侯還國、感念不已、手按遺詩三百
餘首、寄民改正、民讀卒業、何其詩之靄如也、夫公子
賢乎國、如前言、不必俟詩賦而傳、且其言真率、不事
剖璞、豈亦假之追琢哉、於是沈吟三復、敢闕一二可
疑者、謹以奉還、叙其由如斯、

送大坳彥卿還西條叙

初西條侯欲興教化、首修學政、召見余德民而咨之、民愚直不知所隱諱、盡陳政教所以相需也、侯然之、稱以爲師、講經使政卿以下、凡在官者皆侍焉、於是舉志行之士大坳彥卿於末僚、就學余塾、比業成也、時時召見聽講、久之超進列儒曹、蓋不次之選云、安永乙未春、侯以紀支封入嗣宗國、拜宰相、而今侯代爲西條侯、亦能繼業修政、遇彥卿有加焉、今茲丙申春、以其有老親而久宦學、欲使其歸終其養、拜爲西

條教授、余乃置酒餞之、彥卿避席再拜請曰、弟子居門下七年矣、固知教誨無一所不至、然昏愚之質、無有所能、今承之教職、惶懼不知所爲、請教所以處之、余乃置觴語曰、夫學者所誦習、典誥以下、其籍萬卷、而天壤之間、數千百年、死乎見几案之間、如果可行、亦唯命有大小焉、時有通塞焉、享以爲上、命也大矣、受以爲下、小亦命也、時可得而行、是曰通、時不可得而行、是曰塞、命與時與、豈人之所能爲乎、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君子行乎其所素、而樂乎其所行焉、

然則所謂君子者何志仁而已矣所謂仁也何克己復禮而已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小亦命也享命爲官我其何官守官奉職豈有它道乎哉官司之舉莫所不慎博愛之心莫所不至使衆庶各得其性命唯大命當焉教以可教化以可化誘其忠孝引以適敬順人用一喙扣端不倦彥卿之命雖小亦其任也彥卿思諸曰仁在上之德唯有位者任之白首終無所施爲雖曰好學吾不信也夫西條自宰相公以仁撫之侯亦勉念聿修則邑有司固已體其心今且欲

得彥卿益隆其化則命與時與可謂皆通矣彥卿其行其所素而已亦何問焉亦何問焉若夫以多誇寡以能侮不能幸以得遇爲寵之驕所誦習萬言徒足裝傲具醜亦甚矣彥卿誠知其爲賤丈夫我復何言彥卿歛襟再拜頓首曰弟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遂記爲贈

嗚呼！天下之理，無所不有，而不可見者，皆在人心。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而蔽於物者，則不能見其理。故君子必先致其知，然後能格其物。致知之道，在於格物。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至也。窮至事物之理，非窮至事物之末也。窮至事物之末，則其理已窮矣。窮至事物之理，則其理未窮也。故君子必先致其知，然後能格其物。致知之道，在於格物。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至也。窮至事物之理，非窮至事物之末也。窮至事物之末，則其理已窮矣。窮至事物之理，則其理未窮也。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四

